

“别山种”陈福得

墨村

别山种陈福得刚杀完一头羊,收拾利落,推出电瓶车准备去集市上卖,却发现车后胎瘪了,一转后轮,摸到一颗大图钉。

别山种骂了一声,枪刀麻利快扒了轮胎,从条几下拉出工具箱,拿出木锉和胶油,半蹲着,顶起膝盖,撑住扎了钉眼的内胎,操起锉刀,“噌噌噌”地搓,一不小心,把钉眼儿搓成了大窟窿。

别山种噌一下火了:“他奶奶的!”抓起脚边的剪刀,“咔嚓嚓”把整条内胎剪成了一地碎圈。还不解气,飞起一脚,踢翻了塑料洗脸盆。半盆水“咣啷”一声,溅了他满身子。这可惹了马蜂窝,别山种弯腰抢过洗脸盆,抡圆了,“咣咣咣”往地上摔,眨个眼,好好的洗脸盆便碎成了两瓣。别山种仍不解气,抬起双脚,又踩又躁。

别山种累得坐在地上直喘气,女人一路走,一路嘴里“咕咕咕”地唤着进了院。她看了一眼自己的男人,叹了口气,自顾自说:“真是出鬼嘞,找了大半个村子,连个影子也找不着,问了一圈儿人,都说没须顾(没注意)。”

女人说的是他们家的一只丢蛋鸡,连着十几天,不见把蛋孵(音同“饭”,意为下蛋)到了哪里。孵蛋的时候,剜窟窿打洞找不着,等在别处孵完蛋,却不知从哪里钻出来,跑回家,满院子“个大大”地显摆。

女人嘟囔着,一边不忘“咕咕咕”,眼珠子不停地在院子里四下捃摸。一群鸡听到呼唤,乍着翅膀,小脑袋削成竹笠样,扑棱棱往女人跟前跑。

别山种一声断喝:“夹住吧,叫魂嘞!”

女人吓得一个哆嗦,立马闭了嘴。

一个人脾气火爆,遇上烦心事,像塞满了火药的雷子炮,一点就炸,村里人就说,恁人是个老犟筋,别子货,躲远远的,别惹他。若说恁人是个别山种,你想想,犟劲一上来,能把一座山都给别倒了,那可就不是一般的老犟筋别子货了。整个墨村,谁不知道陈家出了个别山种陈福得?

别山种陈福得是个杀羊的,一头羊能出多少净肉,打眼一瞅,能估摸个八九不离十。一身衣服,往常久远,油渍麻花,一股子冲鼻的羊膻味和血腥味,顶得人倒噎气。连抵架不顾命的骚胡子(种公羊)见了他,也立马浑身乱撒,双眼发飘儿。

就在女人侧着身子顺墙根悄没声地躲进屋时,丢蛋的老母鸡却扑扇着翅膀,从门外回来了,顶着红红的歪冠子,满足的双眼娇中含羞,嘴里不停地报着喜:“个大啊,大!个大啊,大!”别山种脸都气歪了:“兴叉(骄傲)个啥嘞?个大,个大,个大恁奶奶的蛋!”脱下一只鞋,狠命砸过去。老母鸡吓得咯喽一声,翅膀一乍,飞上了院墙。

“想跑?”别山种牛蛋眼一瞪,另只鞋“嗖”地又飞了过去。老母鸡懵了,不知道咋得罪了主人,“吐噜”一声跳进了隔墙邻居鸭蛋头家。

别山种赤脚一纵蹿上墙头,却看见那只老母鸡头扎在鸭蛋头的柴窝里,仅露出一缩一缩的鸡屁股眼。别山种一个马爬扑下去,捉起畏罪潜逃的老母鸡,大嘴巴子左右开弓:“我让恁跑?我让恁跑?”老母鸡理

亏似的耷拉着头,一句嘴也不敢聾。

闻声跑出来的鸭蛋头,还以为别山种逮的是他家的老母鸡:“咦咦咦,弄啥嘞?弄啥嘞?恁逮俺老母鸡弄啥嘞?”

别山种理都不理,翻眼瞅着瘫软的老母鸡:“哟嗨,丢蛋还丢出理由嘞?还装死嘞?”

鸭蛋头说:“恁哩鸡?恁哩鸡能跑到俺家来孵蛋?”

别山种也斜了一眼鸭蛋头:“嚯嚯(喊叫)啥哩?恁眼装裤裆嘞?没看见这是我哩鸡?”

不识趣的鸭蛋头凑近来想辨认。

别山种气不打一处来,撂起老母鸡就往地上摔,摔得老母鸡扑棱着翅膀直蹬腿。

鸭蛋头急赤白脸地说:“唉唉,别拌死嘞,万一认错嘞,恁可得赔俺鸡。这可是一只正嫰蛋的鸡。”

别山种喷出一口唾沫:“呸,滚蛋!”随之,捡起侧着身在地上一窜一蹦扑棱着的老母鸡,连续不歇气地往地上摔。

鸭蛋头急出一头热汗,围着别山种直转圈圈,嘴里不停地唉呀着。

扑哧,扑楞!唉呀!

扑哧,扑楞!唉呀!

连着几个回合,老母鸡闭了羞愤的眼,嘴里直冒血沫子。

别山种一不做二不休,喊哩喀喳拧下了鸡头。一转眼,却见柴窝里卧着十几个大鸡蛋,“恁他奶奶的!敢情都嫰这里嘞!”

鸭蛋头拨拉着血糊拉渣的老母鸡,更认不清了,闻声扭头一看,见别山种剥了衣裳,撅着屁股正在捡柴窝里的一堆鸡蛋,他可就不干了,不视眼窝(不识时务)地喊着:“恁土匪啊,弄死了俺的鸡,还要抢俺的蛋?”

别山种说:“恁管我,鸡是我的鸡,蛋是我的蛋!我想咋弄就咋弄!再嚯嚯,老子弄死恁!”

鸭蛋头嘴一吸溜,带了哭腔:“没见过这样欺负人嘞!鸡死嘞,认不出来嘞,这鸡蛋可是嫰在俺家的柴窝里,恁说是恁嫰,恁嚯嚯一声,看它答不答应?它要答应嘞,证明都是恁嫰!”

别山种弄死了嫰蛋的老母鸡,已够窝火心疼了,再一听鸭蛋头说的混帐话,头上火苗子一窜八丈高,兜起鸡蛋,呼一下便摔在鸭蛋头的脑袋上,汤汤水水,黄的黄,青的青,一股脑儿顺着光脑壳,鼻子不是鼻子,脸不是脸,流了个一塌糊涂。

鸭蛋头直道此时才知道自己遇上了硬茬子,木楞楞呆在了原地。别山种捡起鞋子,抖擻着糊了一兜碎渣渣鸡蛋皮的衣裳,嘴里骂骂咧咧着:“他奶奶的,不发火,恁不知马王爷长几只眼!还蹬鼻子上脸嘞,鸡死嘞,蛋打嘞,这一窝鸡蛋,老子吃不成,恁也别想吃!”

一只兔子的安慰

明前茶

林巍的养兔生涯从10岁延续到18岁,他记得,自己养的肉兔与长毛兔,在漫长的少年时光解决了自己与妹妹的学费问题,让自家成为山村中第一户藏书过百册的人家。养兔子的第三年,瘦小的乡村少年,决定从衣兜里掏出卖兔子的纸币,一张张排出来,让父亲去买一辆坚实的二八大杠自行车,这样,身为篾匠的父亲,就可以如叠罗汉一样将他编织的箩筐、晒匾、斗笠、竹椅,快速驮到集市上卖了。

父亲有点犹豫,他似乎忸怩起来,为自己还要接受儿子的帮助而羞愧。他想了想,试探说:“巍子,你这么懂事,爸爸好宽慰。可是,爸爸不希望你有被盘剥了的感觉,不希望你辛辛苦苦养了兔子一无所获,毕竟交学费、买书,原本是大人的事。要不是奶奶重病……”

林巍打断他:“爸爸,你在晒干了露水的草地放牧过兔子吗?兔子摸上去毛茸茸的乖得很,它有比我们快得多的心跳,它们是我的跟脚宝。怎么能说养兔子一无所获?”

见父亲依旧将信将疑,林巍说了实话:“每次卖了兔子,我都会难过好几天,揣着这钱,我都觉得放钱的地方烧得慌。爸爸早点拿去买车,我好专心养下一拨兔子。”

父亲就去买了一辆锃光瓦亮的二八大杠自行车,顺便把兔舍要更换的铁皮水槽给驮了回来。

有一天,林巍照例将兔子放去家宅后面的山坡上,吃草晒太阳。没想到有几位城里来的浪荡青年,出于好奇,拎着其中一只兔子的耳朵,嬉笑玩耍。林巍暴喝一声,叫对方放下兔子,说兔子的耳朵上有很多神经,拎着它的耳朵会伤到它,惊吓到它。对方犹自嬉笑,不当回事。谁知林巍回头就跑,等他怒气冲冲从宅院里出来时,城里青年遥遥看到他手中攥着一根枣木棍,他急速地骑着父亲的二八大杠自行车,像一阵狂暴的龙卷风朝青年们直扑过来。

城里青年哪见过这阵势?立刻放下兔子,拔脚就逃,林巍加紧蹬车,一口气追出去三五里地。城里青年慌不择路地跑过田埂,跑过果园,跑过独木桥和水渠的堤坝。他们尽量找窄处行,指望林巍翻车熄火。没想到,那小子都跟过来了,仿佛他骑的不是自行车,而是一匹战马。就在城里青年感到绝望时,林巍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离家很远,那些放养在山坡上的兔子将无人照看。于是,他立马掉转头,往回骑。城里青年被这突来的转折吓了一跳,以为是欲擒故纵之计,又向前跑了一段才停下来。回头一看,林巍已消失在杨树林的尽头,只留下树叶翻飞的喧响,在这暮春的午后。

回忆起这段趣事的时候,30年过去了。我见到林巍时,他已是著名的风投专家。3年前,他在老家投资了一家网红民宿,前身是废弃了15年之久的供销社。林巍与他的团队为民宿设计了私密性极好的尖顶木屋,一幢幢散布在山坡上、林木间。原来供销社的仓库,也被设计成一个敞亮的网红餐厅。餐厅里儒雅的中国古典风格,有《韩熙载夜宴图》的余韵,部分区域还放置着东南亚的植物、莲座与佛像。无论是室内,还是餐厅在户外的延伸部分,都放着形形色色的石头兔子,它们抱持着前爪,一副顿悟模样,矮的只有50公分,高的则比普通女孩高半头。这些迷人的兔子,无辜的,静默的,出神微笑的,怅然若失的,欲诉还休的,似乎对人间的酸甜苦辣都已了然,而它们,只要站着,任人拥抱,就足以给人某种安慰。很多年轻人为了和兔子合影,特意来餐厅打卡消费。餐厅的价位不便宜,最低消费是户外卡座上的咖啡,48元一杯。

因此,当员工向林巍反映,要把某处破溃的竹篱笆重修起来,避免有人钻进来不消费、只拍照时,林巍表示坚决反对,理由是:任何管理都是要留个口子。员工听不懂这话。

林巍没有告诉她的是:有一次,他看到附近织袜厂的女工,穿着工作服,从篱笆的破溃处钻进来,拥有一只晒得暖暖的石头兔子,与之头抵着头,享受那春日时光时,林巍蓦然想起自己在老家山坡上的养兔时光。他思量:兔子给过我的安慰,下一代年轻人也应该体察得到。每个人的青春,都不应该因贫富差异,而失去某种天然的慰藉。



听松(漫画)

杨树山 作

